

弘道館記述義

下

□ 13
1395
2止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留 13
1395
卷 1-2

弘道館記述義卷之下

臣藤田彪謹述

我東照宮撥亂反正

臣彪謹案建武中興不終而天下之權竟歸足利當時以身殉芳野者皆忠義之士也。醜然面目。仰足利之鼻息者皆貪婪無耻之徒也。既殲忠義之士以孤皇家又聚貪婪無耻之徒以成其私甚矣哉。足利之無道而天之與不仁其亦至此乎。足利既以不仁得之親戚傲之陪臣

大正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磯貝靜并氏

傲之。天下靡然唯利是求，不復知忠孝仁義為何物。終之將軍管領有名無實，群雄并起爭跨州郡。西滅東起，互相吞噬，生民之禍亦慘矣。昔者源平二氏者，派別出自天潢，然降為人臣，久混武士，則公卿視如奴隸。至於足利之衰，則織田起自陪臣之臣，而豐臣又起自織田之臣。三台之座則闕之官，一蹴超遷如拾地芥。天下之變亦甚矣。然織田之權數智謀，固非當時群雄之比。豐臣之雄才大略，又壓倒海之內外，乃

其所以鞭撻一世，盪滌八洲，則可也。至於所以培養扶桑之根柢，措天下於富嶽之安，則未可也。我東照宮則不然。蓋彼以詐術，我以至誠。彼以威強，我以義勇。彼以土地財利籠給人心，我以禮義廉耻磨礪士氣。彼之奏功甚速，而其敗也土崩瓦解。我之根基也若迂，而其成也牢固不拔。凡其言行必本於忠孝仁義，其政教施設暗合於聖賢之道。足以養神州之元氣者，往往有焉。此其所以霸業之隆，卓越前人，所謂

撥亂反正者不其然乎。古人有言曰：人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足利既以貪婪無耻，風靡一世，貪婪無耻之俗極而室町之業忽諸。既殲忠義之士，而忠義之種不可滅。浪維天陰隲新田之族，流離間關，幾絕而僅存。累世積德，至於東照宮大發其光，而池田井伊與平太久保鳥居天野栗生諸氏，蓋亦皆以忠義之遺孽傳芳野之餘馨。際會風雲，戡定禍亂，以致今日之盛，則天之終勝不仁也，亦明矣。嗚呼，亦可畏也夫。

尊主攘夷

臣 彪謹案堂堂

神州

天日之嗣，世奉神

器。君臨萬方，上下內外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焉。然則尊王攘夷者，實志士仁人盡忠報國之大義也。臣嘗讀史，至於大永年間，天皇即位，本願寺僧獻資以成禮，喟然大息曰：足利氏雖衰而猶任將軍，居輦轂之下，不能獻片金匹帛，以助大禮，乃委諸方外之徒，上辱皇家之大體，下長異端之邪焰，互哉室町霸業之不

振也。又至於永祿天正間。織田氏屢入朝。營
皇居。脩神廟。戮驕僧。豐臣氏又頗繼其緒。蹴
然曰。當時人牧唯知率土地而食人。獨二氏卓
然能有斯舉。其駕馭群雄。籠絡一世。非僥倖也。
夫二氏之為政。固非有忠愛惻怛入民之深。而
其舉動。或有一二合於大義者。猶足以風動人
心。況以仁厚勇武之姿。從事於尊攘者。其豐功
偉烈。豈可勝讚乎。我東照宮。既捷於關原也。
上奏奉供御之地。亦增廷臣食邑。其為大將軍。

也。忍又

天顏服膺

獻旨蹇蹇竭力唯

恐不堪其任。

後水尾帝之即位也。

初豐臣秀吉奏立皇

庶子良仁為皇太子。非

天皇之意也。及秀吉薨。天皇謀立皇適子於

獻斷耳。臣何敢議焉。於是立皇適子為皇太子。是為

後水尾帝。東照公命

諸侯營

上皇宮。多置供御之地。既而又大

脩皇居。增廣規制。又嘗招聚伶官。以復雅樂。

朝廷嘉其功。嘗擬以相國。而不敢當也。賜以菊

桐御章。而不敢受也。其恭敬抑損。翼戴皇室。

者。蓋如此。戰國搶擾之間。外夷覬覦。乘我政教

廢弛乃敢布其妖教豐臣氏嘗禁之至於東
照宮更大設憲今悉搜索天下悉毀其寺戮其
徒後嗣繼述不懈於是外夷之防妖教之禁永
為憲法第一義其果決明斷攘除夷狄者蓋又
如此今恭觀其遺訓於仁政武備之要尤深垂
戒其所以慮內憂防外患者不一而足詩曰戎
狄是矧荆舒是懲孟軻廣之曰無父無君周公
所矧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左丘明傳之曰
元年春王周正月今皇朝雖衰其尊嚴固非東

周之比然履霜之漸聖人戒之則春秋之義不
可不講外夷妖教之毒不啻戎狄荆舒則矧懲
之典尤不可不明而無識之徒或指幕府曰
朝廷甚則以王稱之近時又有蘭學者流世之
洋學非天文醫術之徒則譯者舌人之流大抵
皆無識不達國體舍此從彼褻天慢神其為害
不可勝言臣欲別有或唱說曰西洋教法其流
非一今彼所奉與國家所禁不同嗚呼是不
惟皇家之罪人亦幕府之罪人也抑亦周
孔之罪人也

允武允文以開太平之基。

臣彪謹案。東照宮霸業之隆固卓越前人而二百數十年太平之盛亦中世以降之所未有也。世之贊美德業者語其武則始於大高繼糧終於浪華二役。語其文則曰崇儒術聘學士講經籍於兵戈之間。臣竊謂是皆公之偉烈美談。臣子所互稱述。然所謂允武允文者豈止此而已哉。夫尊皇室攘夷狄文武之最大者前已言之矣。請敢陳其餘論。蓋所以貴於文武者以其能。不偏於一而用之於仁義也。初公為今川義元所育。後每過其墓必下拜。又善遇其昏弱之子。至分邑給之。公之拓地頗藉織田氏之援。及織田氏敗。豐臣氏日益強大。遂圖除織田之後。而公不敢忽舊誼。決然援其孤。構怨於強敵而不顧也。武由勝賴之敗死。織田氏見其首。極口罵之。公則為下胡牀而禮之。且當織田氏之逞威也。公孤立彈丸之地。不肯苟附。至彼之求和始從之。方豐臣之強大也。公

僅以五州之地與之抗衡。及和議說起，人或勸公以大小難敵，不如許之。公怒曰：顧義何如耳。奚論勝敗？及其連乞和，求誓然後徐從之。其忠厚義勇大率如此。故將上浴，其化者亦皆勉忠義勵名節。參河土風蔚乎絕冠，當世涵蓄充溢，抑而不發者數十年。及關原一舉，天下思服如水之歸壑。此蓋公之武也。而文亦寓焉。公之治參河，置奉行三員，其人或剛或柔，或剛柔不偏。蓋其欲寬猛並施，得其互也。其鎮甲斐

信濃，務因武田氏之舊，唯除厚斂酷刑，吊勝賴之墓，祿小宮山內膳之後，其撫關東也。亦循北條氏之制，除其煩苛者。又索中山家範等之後，而祿之。及其為政於天下，因豐臣氏之規模，而隳括其弊。天下人牧拱手就約束，綱紀振肅秩然。成封建之治矣。在職二年，身老於駿河，以歸望於嗣君。禮適孫，定人心，貽孫謀，垂遺訓，以開今日之盛。此蓋公之文也。而武亦寓焉。然則公之所以允武允文，固不外乎仁義。而文之與

武未始不相須濟美也。嗚呼在上君子。苟欲脩其遺業。以保太平。於無窮。則在勵文武哉。在務仁義哉。

吾祖威公。實受封於東土。

臣彪謹案初。威公之生也。嶋津義久請養為子。東照宮不許。及年甫三歲。封之於常陸。下妻。則當時蓋既有以。公鎮東陸之意。年七歲。改封水戶。水戶者常陸之巨鎮。東臨大海。西連東野。南接北總。北通陸奥。佐竹氏世據之。稱雄

關左。及東照宮。徙佐竹氏於出羽。淨鑑公子。

東照宮第口子諱信吉。貫武甲氏。南龍公相踵封於茲。至是

威公代焉。時敬公既封於尾張。南龍公徙遠江。遂封於紀伊。而所謂三家之形成矣。抑敬公於東照宮為第八子。南龍公及威公為最少公子。而皆膺大藩。歷世相承。任亞相黃門之官。名望之隆。天下諸侯無敢抗禮者。其故何哉。臣嘗聞之先臣。曰。慶長庚子關原之役。我軍大捷。東照宮之霸業蓋成於此。而敬公實生於是歲。

越二年壬寅南龍公生焉。明年癸卯東照宮

始任大將軍而我威公生焉。公以是歲八月生於伏見城母

正木氏左近大夫賴忠女與南龍公同出時太田氏有寵於東照宮而無子乃命威公慈

母太田氏者所謂英勝院也。先是台德公既立為世子其

他公子非一。然戰國亂離之際或出冒他姓或

不幸隕命至於關原奉功之後東照宮齡方

耳順而三公子振振生於四年之間又皆岐嶷

成立有英傑之姿者殆有天意則其眷遇固非

他子之比故嘗遺命台德公以善視三公子

及病篤又召二家傳相面勗以輔導乃其所以

維城鼎立輔翼幕府永為皇家藩屏者蓋

非偶然云。

夙慕日本武尊之為人尊神道繕武備

臣彪謹案景行帝之時熊襲屢叛帝

命皇子小碓尊討之皇子年僅十六舊其智勇

直殲渠魁厥後又奉詔征蝦夷其發也拜伊

勢神宮奉其神劍而出遂能驅除妖氛平

定邊陲蓋當時蝦夷種類雜處內地叛服不常

大為民害。至是遠近懾服。東北之地始霽。皇

化。帝嘗目皇子以神人。而強暴冥頑若川

上梟帥。恐怖畏縮。臨戮上。日本武尊之號。

千載之下。凜凜猶有生氣焉。我威公夙受東

隨之重寄。其地皆皇子餘烈所存。而皇子之祠

適在水戶之南郊。稱吉田神社。延喜式所謂名神大者。古木蒼鬱

屹與府城相峙。則感懷之餘。慨然興欽慕之情

者。信有以也。公嘗受神道於菽原兼從。尤重

神祇。寬永中。大猷公罹疾。公憂之。禱於健

御雷神。既而大猷公瘳。公乃脩鹿嶋祠。以

賽焉。又嘗親拜其祠。威儀甚謹。公勇武根於

天性。傍長於伎藝。嘗從大猷公獵於板橋。射

獐野猪數頭。大猷公恒稱曰。水戶殿。今能州

矣。能州者。蓋謂平教經也。其養士恩威。并施嘗

就國有。岩本越中者。放銃獲鷺於城上之樹。

公召詰之。對曰。臣善病。聞食鷺可瘳。當時唯鷺

是視。然臣之與鷺孰重。公笑曰。汝與法孰重。

越中屈服。公竟舍而不問。明曆中。江戶大火

延及我邦。近臣向坂彌九郎侵爛持。公所愛書而出。有司請賞。公曰寡人亦深嘉之。然賞之則恐他日傷土於水火也。不果賞。嶋原賊之伏誅也。鍋嶋氏犯律。先登法當國除。幕府議其罪。公曰嚴法懲後戰國之事也。今天下人安不復容有反亂。而重罰輕賞。諸侯何賴焉。偉勲若彼而國除某不肯奉命。大猷公深納焉。議遂寢。戰國以來殉死盛行。諸侯或以其多誇公遺命禁之。亡幾。幕府大布其禁於天下。

公實爲之倡也。公嘗慮邊寇。設堠於沿海各處。以報緩急。當時東海針路未通。外夷之患常在。西陸後百數十年。北虜擾蝦夷。至於文政年間。夷船出沒東海者。無歲無之。各處堠臺始爲其用。嗚呼。公之所慮遠矣。東照宮遺命。台德公以公比腰刀。蓋取於其愛護可防身。於是台德公特加親信。及大猷公時亦屢延。公與謀議人莫知其故也。義公恒語諸侍臣云。

義公繼述

臣彪謹案

義公實為

威公第三子年六歲

立為世子

公以寬永戊辰六月十日生於三木之次宅母靖定夫人谷氏左馬介重

則女小字千代松綿衣麤服二婢一奴奉養極儉三木宅在水戶城南柵町今所謂中御殿之

地是也瘞公胞衣之處見存公生而岐嶷風神俊邁其幼

既勇於敢為公嘗從威公觀斬囚於櫻馬場至夜威公試公曰能提晝間

所斬之首來乎馬場在邸西南樹木蒙密闇夜難辨路公直赴之摸索獲首而不勝其重擊

髮曳來復無難色威公賜刀賞之時年七歲公善泅威公試之於淺草川公絕流而濟

時年十一威公壯之深為威公所鍾愛乃又賜宗近所造小刀

威公薨襲封初威公學神道然蓋止卜部家

所傳又好文學排佛氏常使侍臣讀經史而聽

之亦未暇施之於事業也義公繼述其志嘗

脩造吉田靜一祠吉田者祀日本武尊靜者祀

手力雄命列在延喜祀典而往往為浮屠所瀆

公悉徙僧徒清其地命祠官修其廢典其他正

祠在封內者亦命脩造每一村必奉一祠以一

民心先是威公建東照宮原廟於城外常

盤山使江戶寬永寺子院遙王之名曰別當至

於公停之命國中僧權攝其事蓋有待也及
 公薨別當復舊識者憾焉公亦慮太平日久
 士或廢武備乃每祭原廟使騎士及卒伍戎衣
 扈從神輿以為永制又深慨世俗委喪祭於
 浮屠威公之薨新相兆域於瑞龍山葬儀一
 用儒法建廟於城中堂室之設祭享之典專遵
 古禮公之於廟祭雖用儒法而祭服祭器飲食
從當世之俗其他若元且薦兔羹獻佩刀鞍馬
之料亦依宗室之舊章固非世之拘儒舍此從
彼者之比也又賜士人墓地於近郊毀淫祠者三千

八十八廢佛寺者九百九十七髮破戒之僧為
 編氓者三百四十四人新立供佛施僧之法一
 國靡然風俗大化公勇於義篤於行居恒崇
 敬幕府每大風地震必馳書於日光遣人於
 增上寬永二寺問曰神廟得無恙乎及其疾篤
 幕府差使於水戶訪之公力疾入城待焉不敢
 煩台使於菟裘也其御衆仁恕雖卑賤踈遠者
 推以腹心人皆感泣願為之用嚴斥奢靡痛務
 儉素不須臾忘警戒雖老且病每出不步乃馬

公天姿英毅。加之以威公之教養。而公又以至孝繼述其志業者。大略如此。嘗發感於夷齊。更崇儒教。

臣彪謹案。義公有二兄伯。諱賴。重謚英侯。是為高松侯之祖。仲曰龜丸早失。公超伯兄為世子。當時尚幼。及年十八。始讀伯夷傳。慨然發感。遂欲讓後於英侯之子。又知載籍之不可已。乃有脩史之志。寬文辛丑。威公薨。嚴有公使。公紹封前一日。公會英侯及諸弟於

威公神位前。謂英侯曰。某以弟踰兄。負心久矣。隱忍至今者。以先君在也。明日台使之來意。使某紹封也。願得松千代為某嗣。不然則明日之事不敢奉命。侯固辭。諸弟慮事將不測。力勸侯然後可。松千代者靖伯之小字也。遂立為世子。公又請侯之次子而養之。及靖伯卒。立為世子。人服。公之志確而慮遠矣。公又請幕府割封內墾田。頒弟賴元賴隆各二萬石。是為守山長沼二侯之祖。其餘諸弟皆給食邑。諸弟曰賴

雄曰賴泰曰賴以日房時皆給采地三千石。至天和中賴雄別封於安戶侯。今安戶侯之祖。

癸卯歲 公就國定大夫士二十七人職掌

威公薨至是三年 公嘗曰三年無改於父道

不惟孝子不能忍至三年之久賢否得失既能

熟知舉錯黜陟可以無大過大抵老成諳鍊於

事後輩欲輕變革之其為害甚矣 公既銳志

於脩史乃開彰考館廣聘才俊初藤原肅之徒

以儒為業見聘於 幕府然皆剔髮髡首受法

印官習以為風 公深非之使儒臣皆蓄髮自

是不復置儒員其脩史及侍講皆以武士兼之

以為永制 幕府嘗欲布新令詢於三藩之君

公讀至於云儒者醫師許乘輿乃曰儒非管挾

冊讀書之稱凡學聖人之道者謂之儒某亦儒

也今與方伎之流並稱恐貽笑於後世 幕府

乃改為擊陰二道儒者復古 公之力為多公

官不過參議年六十三致仕翌日拜中納言作

位山歌言其志久羅章也麻能煩流毛玖流志於此乃美波布母登乃左土曾

須微與加又留一詩戒嗣君有曰嗚呼汝欽哉

治國必依仁。禍始自閨門。慎勿亂五倫。歸國召諸臣。親諭曰。吾以弟紹封。久抱怛怛。今讓之於少將。吾志願畢矣。卿等能以所以事我者。事少將。吾復何患。君舟臣水。水能浮舟。水能覆舟。勗哉。又諭國中子弟曰。汝輩年少。意當思奮勇而殞首。然臨危授命。士之常分。血氣之勇。盜賊尚能之。非死之難。處死為難。然則何以處之。在學聖賢之道而已。夙夜孜孜。明倫理。勵實行。此所望於汝輩。不然。則思亂樂禍者也。可不戒哉。遂

營菟裘於久慈郡太田鄉之西山。相傳公相地至此郡見一

區山水極佳者。問名於里人。對曰。稱逃山。公輒感曰。逋逃武家所尤忌。風景雖美。吾不欲居之。又遇林泉幽邃。可愛者。問名曰西山。公喜曰。唯有其名。可以居焉。况兼有山水之勝乎。遂居之。

衡門茅屋。僅蔽風日。放懷於詩酒。澹然自樂。稱

曰。西山隱士。又曰。梅里先生。蓋皆取於泰伯伯

夷之風云。

明倫正名。以藩屏於國家。

臣彪謹案。義公既以孝弟事父兄。友愛諸弟。整肅閨門。其所以明倫理者至矣。其於正名之

義又深致意焉。蓋公生於建康之後。而大猷公方紹述先志。霸業益隆。天下之事莫復足患者。但戰國餘習未盡除。尊王之道正名之義猶或闕焉。苟非明其道義。以植風教。則安知異日反亂之徒。不復籍口於北條足利。此公之所深慮。而脩史之業。所以篤自任也。其著作纂述。不可勝數。而大日本史之作。尤爲不朽大典。其體裁筆削。必親與史臣反覆商榷。歸諸至當。一生用心。半在此書。於是皇統之正閏。人

臣之忠奸。照然明白。不復容疑矣。公嘗與尾紀二公在幕府。適有撰一史請刊行者。公繙閱。至於以吳太伯爲神州始祖。大駭曰。此說出於異邦附會之妄。我正所無。昔後醍醐帝時。有一妖僧倡斯說。詔焚其書。方今文明之世。豈可使有此怪事。宜命速削之。二公左袒其議。遂停刊行。公又欽建武昌平間忠義之士。聞其支流餘裔有沈淪諸州者。往往招致優其禮遇。又嘗爲楠子建碑於攝之湊河。買田附

之永資香火。居常存心於忠敬。至老不懈。故事
天使至於三藩之邸。則遣使謝之。公謂不敬
莫大焉。乃親往旅館謝其辱。親王大臣臨邸亦
必如之。每歲元旦設席於地。宿齋戒。夙朝而下
西向遙拜天闕。其儀尤謹。至今爲恒例。初大日
本史粗就緒。公憚朝廷不敢命名史稿視之。
肅公以下世繼其志。校訂不怠。文公恐其久
或傳訛。欲上諸梓。更命史臣刊誤補闕。至於
武公因關白藤公請之。朝議允焉。大日本

史之名始出於世。乃命工鏤刻先裝其成者。上
表獻之。光格帝喜歡不已。命藤公傳勅褒之。其後二十餘年。
今上追錄公之功。詔贈從二位權大納言實天保三年壬辰五月。
而距公薨百三十有五年矣。爾來百數十年。世承遺緒。沐浴恩澤。以至今日。
則苟爲臣子者。豈可弗思所以推弘斯道。揚發先德乎。

臣彪謹案寬永丙寅威公從台德大猷

二公朝於京師始任權中納言叙三位後又從
 大猷公入朝厥後朝覲之禮不行每有事不
 過使人西上輸奉上之誠而至於位階官銜則
 世視祖先之例無有沈滯乃若家老以陪臣之
 賤亦敢辱爵命朝廷之所以待武家可優渥
 矣初威公之封於下妻食邑不過十萬石及
 移封水戶食二十五萬石東照宮嘗課諸侯
 脩名護屋城又欲脩水戶城召我國老蘆澤信
 重謂曰吾將以明年臨水戶親視其役會其費

不果台德公奉遺訓優待本藩加三萬石所謂

松岡及小川等是也大猷公又欲脩水戶城既課伊豆

國穿山取石事亦不果江戸隅田川東岸有石塲者數所便當時置伊

豆石之地別封公子賴重於常陸下館又改封於讚

岐義公嘗頒地於諸弟及常憲公別賜邑

於陸奧其舊邑復歸於本藩通算墾田號三十

五萬石然而與尾紀二國廣狹懸絕其鹵簿禮

數則鼎立頑頡以故每有災害事故幕府大

出財弊以助之者無世無之幕府之所以遇

懿親亦可謂至厚矣。今夫國中士大夫沐浴太
平之澤。儼然稱親藩麾下。而飽食暖衣。佚樂是
耽。其常言曰。苟不為惡。則可以保祿秩。甚則曰。
租入甚減。何農夫之無狀也。廩米糶惡。何有司
之鄙吝也。嗚呼。其租入孰賜之。廩米孰給之。若
其不為惡者。樵夫牧豎。蠶戶。澁丁。之所當然。樵
牧蠶澁。不收租入。食廩米。而終身矻矻從事於
山海林野。巨室世家。則食而怠其事。僅以其不
為惡。比於蠶澁樵牧之民。不亦可憫乎。抑亦盍

思所以報其本者。何則曰。父母也。君也。祖宗也。
然則為臣子者。誠宜正其身。行其道。以事君父。
以報祖宗。為邦君者。亦宜撫育其士民。輔翼
幕府。以報中。列聖之鴻恩。詩曰。勿念爾祖。聿
脩其德。所謂推弘斯道。發揚先德者。其亦在
斯歟。此則館之所以為設也。

臣彪謹案慶元建櫟文運日開。列國諸侯設學
校於城邑。教育子弟者。不遑枚舉。我水藩前有

威二義二公建其基後有文武公修其

緒而學校之設獨無聞者亦有以也昔者朱之

瑜來自明國也義公聘之為師嘗使臣僚就

之習釋奠等儀節又命梓人受其口授摸闕里

之制凡自殿堂廊廡以至門牆器物皆約而刻

其樣享和中文恭公大脩昌平坂豐舍而當

時公有大起國學之志而不果蓋其意謂道者

人之所當學而世或視為儒者私業我之廢儒

員欲使人人為儒也國學之設欲大其規制合

之於政則非朝夕所辨若不然則人遂以一精

舍目之無益於教有害於治不如使家誦戶讀

之為愈也此其所以有志而不果也學問之道

尋常有司之所忌財用之出齷齪胥吏之所不

欲乃諉曰以義公之尚文猶不設學後嗣何

敢違之況今各國既着先鞭而我倣之不亦晚

乎此後世之所以不設學也然則義公之不

設學恐道之或廢也後世之不設學恐道之或

興也抑義公銳意於脩史故當時文學之士

率萃於史館。然執政諸有司亦皆讀書講道。其事蹟往往有足稱述者。及近世巨室世家或目不識一丁。其任史職者非寧人遊倖則無由仕進者。則迂濶不才不得推擇爲吏者。侍講伴讀僅供故事。文學之衰已甚。文武二公勵精圖治。於是有名之士淳然輩出。史館之盛殆有復古之勢。然斯道業已爲史臣餘業。是以胥吏俗士遂視史館爲學校。自史臣以儒者。義公之志荒矣。其講武技者皆華法兒戲。不適實用。

流派日分。教師滋衆。區區比較短長於門戶之中。其弊亦已甚。我公始就國。察文武之衰弊。乃慨然有興學之志。然衆議紛紜。意見各異。公亦不輕決。深思熟慮者凡六七年。施設之方既具於胸中。及就國。遂起其功。乃徙史館於學。又令國中武伎流派相近者合而一之。凡自皇朝典故經史子集。絃歌雅樂。以至鍊兵教卒之法。弓馬槍劍之伎。必皆統於學。其大要以合文武。一治教爲務。而歸諸忠孝之大義。蓋義

公之脩史。公之興學。易地則同矣。

抑夫祀。建御雷神者。何以其亮。天功於草昧。

留。威靈於茲土。欲原其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

之所繇來也。

臣彪謹案。鴻荒之時。邪神充滿中國。而大國王。

神尤強大。天祖嘗遣天穗日天若日子。招

撫之。而皆貳於大國主。神不復反命。及建御雷。

神奉詔。平下土。大國主神不敢抗命。獻國。遠

逃。其他邪神悉皆驅除。中國始定。蓋當時群神

有功德者。不可一二數。而至威稜勇武。芟夷大

難。則未有過建御雷神者。此所謂亮天功於草

昧也。天下神祇列在祀典者。不啻千百。而東州

神祠未有出鹿嶋之上者。古者民之來自他邦。

必先拜鹿嶋神而後入焉。古者云云見於常陸

陸防人歌。有祈鹿嶋神。從皇軍之事。又古有鹿嶋立之語。蓋亦謂臨行拜鹿嶋。夫民之來自

他邦。尚且拜斯神而後入。則本州之人出境。必亦拜斯神而後發也。明矣。然古書無明文。姑附

以備考。千載之久。神威如在此。所謂留威靈於茲

土也。抑館之為設。合文武一治教。以推弘斯道。

而以此斯神為之主則斯道固淵源於鹿嶋乎曰
奚其然道者天地之大經而神皇所遵

神皇之道本於天祖若夫建御雷神則贊

成其鴻業而已然則何唯祀建御雷神而不

祭天祖也曰惡是何言也天祖上合

體於太陽下留靈於寶鏡天皇之所祖而

朝廷所奉豈人臣所互私祭哉我公之意蓋

謂神聖之道淵源於天祖然考諸

本朝之典則伊勢神廟非人臣所得拜參諸

西土之禮則天子始祖非諸侯所宜祭然則

祀當時佐命之神以寓報本之義不亦善乎今

夫中國之地邪神變跡妖鬼隱形百姓萬民永

浴皇化者實建御雷神之賜而推其本則無

非天祖之靈者故曰原其始報其本使民

知斯道所繇來也昔者西土學校之設其制非

一或祭其先聖或及其先師又或有祭有德者

於瞽宗之禮則學校之有祀也尚矣功烈若建

御雷神凡海內之人所宜欽仰况我常之民密

通其靈乎。亦况於欲推弘斯道者乎。館之祀建御雷神豈得已哉。

其營孔子廟者。何以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此。欲欽其德。資其教。使人知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不偶然也。

臣彪謹案。聖人之教。其節目不可勝數。而其大要在明人倫。昔者舜令契為司徒。以敷其五教。教之見於經籍者。此為始。虞夏商周沿革不一。政有變通。而至其大要。則未始不同也。及周之

衰。綱紀不振。彝倫日斁。弑逆篡奪。無國無之。孔子實以契之苗裔。生於東魯。信而好古。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發憤忘食。見周公於夢寐。其志蓋欲一變魯道。夾輔周室。以明大義於天下。而終身遑遑。席不暇暖。遂刪遺經。述空言。以垂訓於萬世。當時親炙其教者。或謂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或謂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也。百世之下。萬古一談。無敢間然矣。故司馬遷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揚雄曰。群言

淆亂折諸聖語。所謂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此者。其不然乎。孔子雖聖而位不過大夫。分屬陪臣。而不惟西土君臣尊之。朝廷崇之。天下仰之。又從而廟祀焉。是欽其德也。邇之脩身齊家。遠之治國平天下。自明倫正名之教。以至於尊王攘夷之訓。苟可以推弘道義者。莫不服膺而遵奉焉。是資其教也。神州之建。基質有餘。而文或不足。德澤浹洽。武備充足。而制度典章。或有所闕。及資儒教以培之。名數節目。燦然大備。

所謂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不偶然者。正謂此也。司馬遷又稱曰。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今也距遷之世。殆二千年。而孔子之裔。歷世相承。不絕其祀。蓋宇宙間一姓綿綿。且千萬世。而自若者。上之有天日嗣內之有明神之後。外之獨有孔氏之裔。不亦偉乎。而近世唱古學者。或謂佛氏說因果。儒者談天命。佛氏之害儒者。能排之。儒者之妄世。未辯之。乃極口罵儒。同仁義於法律。比舜禹於莽操。曰。人欲亦天理。曰。天

命者飾篡奪之具嗚呼使神州之道與西土之教相反如冰炭之異類則可也苟使其相通如華實之一氣則其排儒教乃所以小斯道而况忠孝仁義之實天地以來生民所固有乎蓋古學者流徒認俗儒曲學之說以為聖賢之道則其意亦有可恕者而罵俗儒曲學併廢周孔之教是懲噎而廢食也豈不謬哉我公有憂於此既祀上古佐命之神以明斯道之所由來又營聖人之廟以欽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可謂至矣

嗚呼我國中士民夙夜匪懈出入斯館

臣彪謹案國中者郊內之地所謂城下是也士者巨室世家適庶少壯皆包焉民者庶人在官者吏胥卒徒亦皆括焉夫四民之在世各任其業服其勤未有佚居而素餐者傳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蓋其身愈卑者其勞力愈勤其位愈尊者其勞心愈切是以政通人和國家可治矣今也太平日久民

俗澆漓。農夫或趨末業。工商或射奸利。然米粟布帛。凡百器財。天下之人用之。而不盡。則三民者。猶未盡懈其業也。若夫文教闕。武備廢。下情不通。德澤不降。邦家之勢日趨危殆者。孰任其責。豈獨非治人者廢其職之所致哉。而士大夫恬不經意。帶吏職者。不過簿書期會。任武事者。不過更番宿直。至於子弟遊倖。則絕無一事。其消遣之具。非釣弋奕棋。則麴蘖粉黛。群居終日。好行小慧。習與性成。泯然相率為小人。其泯然

者。即皆他日之士大夫也。欲望其勞心治人。抑亦難矣。大化之詔曰。凡欲致治者。若君若臣。當先正己。而後正人。如不自正。何能正人。然則欲使民各勤其業。則必先責其士大夫。欲責士大夫。則必先教其子弟。又論其本。則必始於薰陶人君。輔導世子。歷觀西土。歷代之制。夏殷之禮。孔子既歎文獻不足。徵則非後世所得。可詳。秦漢以降。郡縣之政。亦不可用於封建之治。獨周家之制。頗合於今日。而又幸有遺經。可

與其賢
以下恐
有錯誤

徵則資西土之道者舍之何述焉周之設教其
制甚備司徒之屬教民以德行道藝與其賢者
能者而師保之職掌門閭之學咫尺君所告嫺
諫惡又以德行道藝教養國子虞書曰命夔典
樂教胄子胄子即國子由是觀之教之急國子
非獨周家然也我公之設館倣倣其意乃就
正廳之奧營一室扁曰至善以爲讀書燕息之
所設教授提舉之府於其傍凡國之貴遊子弟
周旋於其間又就黌舍別設一寮凡巨室之適
子及左右近臣之少壯者寄宿焉使之誦艱苦
講道藝以陶冶才德又設居學及講習之寮闈
國子弟各以序就業不敢怠惰嗚呼後嗣君繼
公之志克明後德以止於至善之地其任政者
能酌周家之法不忽曹子之教而其學者則無
小無大立志講學德行道藝或賢或能變其泯
然者以爲文質彬彬之君子則庶乎不曠勞心
治人之職矣

奉神州之道資西土之教

臣彪謹案斯道湮晦既久而儒教支離非又一日則所以奉之資之者不可不審思而明辨焉夫神州之道浮屠奪之俗儒壞之神道者流小之古學者流殆明之又從而晦之何以言之敬神重祭斯道之尤大者而浮屠設本地垂跡之說舉天下神祇隸諸胡鬼之末流所在神宮創立伽藍神佛並祀祠官僧徒比隣雜處甚則陽神陰佛唯僧王之乃至朝廷典禮往往用浮屠之法遂舉喪祭大事一切委諸髡首是浮屠奪之也上世未有文字斯道或傳於言語歌詞或存於風俗政教或寓於氏族官職名物制度之中及其筆諸書慎存其舊猶恐失其真而操觚之士徒眩西土之文憚古風之質一意摹倣捨此從彼雖以書紀體例之嚴而較諸稗田阿禮所誦則就華失實者未必無之書紀猶且然其他復何說是俗儒壞之也及至後世浮華日長異端益熾凡其曰教曰法非儒則佛古道所寓不過禱祀祓除之事於是好事者剽竊儒

佛附會五行別標立門戶名曰神道夫神者人
之所本而其道所謂生民不可須臾離者豈巫
覡所得而私哉而方伎之流往往託其名以
爲餽口之具是神道者流小之也近世唱古學
者錯綜古言網羅舊事考證之力可謂勤矣而
至於其論道則舉天下吉凶禍福付諸直鬼禍
津日二神以清淨自然爲人道之極致其言頗
辨要之皆老莊之糟粕其徒亦自嫌其說類老
莊乃曰老莊所謂自然者猶未免溺於聖人之
道吾所謂自然者皆本於神意特不知其弊必
至於任胸臆逞私智剛愎自喜而已是殆明之
又從而晦之也儒教之所以支離亦頗與之相
類夫西土之道折衷於孔子而儒者說經或引
緯書證之或援黃老解之雜戰國縱橫之說者
有之混浮屠頓悟之理者有之要之漢儒長於
訓詁短於道理宋儒精於性命踈於事業各立
門戶黨同伐異其註腳語錄及互相排擊者紛
紛擾擾指不勝屈遂使學者茫乎不知所適從

後之欲讀書講學者噫亦難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孔子不云乎。多見闕疑。又不云乎。古之學者為己。讀古典者誠寫本諸天地神祇。參諸古言舊事。徵諸流風遺俗。驗諸世道人心。揭其照然無疑者而奉之。講經籍者亦寫泝泗洙泗。參以後人之說。捨短取長。汰糟粕。掬精英。舉醇乎醇者而資之。以之脩己。以之治人。達則與民由之。窮則獨樂其道。不亦可乎。抑古人有言曰。非言之難也。行之既難。則言亦何容易。敢述所志。以俟後之君子。

忠孝無二

臣彪謹案。人道無急於五倫。五倫莫重於君父。然則忠孝者名教之根本。臣子之大節。而忠之與孝異途同歸。於父曰孝。於君曰忠。至於所以盡吾誠。則一也。昔者孔子之教。曾參也。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言一孝而忠寓其中焉。周官師氏之教國子也。曰孝德以知逆惡。舉一德而眾行判焉。由是觀之。忠孝之無二。

也亦明矣。聖人既沒，大道不明，以衛軻之無父而傳，春秋者或以義許之，以伍員之無君而編史記者，以烈丈夫稱之。後儒又或以爲忠，不可廢於國，孝不可廢於家。孝既有經，忠則猶缺，乃述仲尼之意，作忠經焉。夫以子拒父，構兵爭國，或屠父母之邦，鞭舊君之屍，其無道殘忍已甚，而不啻免不孝不忠之名，列諸賢君烈士之科，何以後世有所勸懲焉。至於忠經之作，則不曉忠孝之一本，叨摸聖經，添蛇足耳。此皆所謂

經師良史，而其謬妄猶或如是，其弊遂有忠孝不兩全之說。果然，則周家之典，孔子之教，不足信也，不可以不辯焉。夫孝子之敬身，身體髮膚，猶不敢毀傷，況大義之在我者，豈獨可虧乎。然則進而事君，全其大義，乃所以孝於親也。君子之事君，委吏乘由，不敢苟且，況風教之關治者，豈獨可忽乎。然則退而養親，助其風教，乃所以忠於君也。忠之與孝，不二其本，在所處何如耳。而立忠孝不全之說者，則曰家居養親，則不能

致身於君。是徒知夙夜在公之爲忠。而不知技
植綱常之爲大忠也。又曰以死殉國。則不得竭
力於父母。是徒知冬溫夏清之爲孝。而不知殺
身成仁之爲大忠也。善乎歐陽修論臣子之處
變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其於忠孝一本之旨。
可謂得矣。

文武不岐。

臣彪謹案。

神聖以武建基。而文亦固寓其

中焉。猶夫西土三代之於忠質。文夏殷非無文。

周豈廢忠質。而夏曰忠。殷曰質。周曰文。皆言其
所向耳。天祖 天孫之垂統。神武

崇神諸帝之經綸。天業其尚武。亡論已。然而
其敬神愛民爲政圖治之迹。豈可不謂之文乎。
聖子神孫世承其緒。內安萬民。外撫四夷。諸王
諸臣亦皆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國運之盛赫
赫如日之升也。中葉以降。將相異職。文武背馳。
公卿軟弱。手不知兵。源卒互起。皇室陵夷。天
下大權遂移於武人焉。夫文武之於國家。猶天

地之有陰陽。陰陽並行。而年穀豐饒。文武並舉。而天下又安。其不然者。則反之。是故武人之為政。其質文教者。或能致小康。專任威刑者。亡不旋踵。至於東照宮撥文奮武以開今日之基。則在上君子固宜紹述其業。而凡天下之士。不可不黽勉從事於此也。蓋文武之道各有小大。經緯天地。克定禍亂。是其大者也。讀書挾冊。擊劍奮矛。是其小者也。然書冊所以講道義。劍矛所以鍊心膽。心膽實而後可以臨難制變。道義明而後可以脩己治人。且文之弊也弱。武可以矯弱。武之弊也愚。文可以醫愚。然則學者語其大而急其小。固不可也。務其小而忘其大。亦不可也。分而為二。又廢其一。尤不可也。周代六藝之科。射御居其中。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冉求奮矛入齊軍。仲由以行三軍。自許則古之教人。所以使其文武兼資。成德達材。可知也。及至後世。大道湮晦。學校之設。亦屬文具。凡周旋黻舍者。率皆白面書生。古所謂勇敢疆有力者。

不甘屈首於其間。至李唐尊呂尚匹似孔子。別建武學與文學相對。其用心於文武則似矣。殊不知文武益岐不可復收合。而聖人之意大荒矣。備前國主池田氏蓋有見於此。用其臣熊澤伯繼之議。新設學校。合文武而爲一。我公每深嗟賞其通達。國體及建斯館。亦做其美意。所以有文武不岐之戒。學者其可不服膺乎。學問事業不殊其效。

臣彪謹案。學所以學道。問所以問道。而事業所以行其道。譬諸工匠。必先學規矩。然後從事於經營。抑天下工匠何限。其良者能建宮殿造樓閣。雖其極拙者。未嘗有不堪一廬舍之役者焉。古今學者亦多矣。其事業卓然不朽者。何其寥寥也。夫天下之欲造宮殿樓閣者。必皆委任良工。雖一廬舍之微。亦必俟匠人而爲之。故工匠常得試其規矩。至爲國家則不必用學道之人。或用之亦不必任之。故學者常不得行其道。其勢然也。用與不用在人。學與不學在己。請嘗論

其在己者學問事業之難一其故多端而有六
弊四焉。曰忽躬行。曰廢實學。曰泥於經。曰流於
權。夫學所以明人倫。聖賢之教必本諸身而學
者或不脩禮義。其則失德。汙行。曾庸人之不若
其取侮於世。固不足怪。且庸人之爲惡。世皆非
之。學者之爲不善。必有諉而倣之者。其害風教
豈淺少哉。是忽躬行之弊也。其文人則曰五行
並下。萬言立就。使其居官治事。或委瑣自用。大
失人望。或沈溺風流。不恤民隱。其武人則曰通
七書。明八陳。使其治兵練卒。號令不明。隊伍不
整。非華法則兒戲。於是小人胥吏。每得舞文弄
法。以握權柄。而英偉倜儻之人。亦或冷笑於草
野巖穴之間。天下之事亦危矣。是廢實學之弊
也。其拘古者。墨守舊典。不知變通。講禮習儀。非
木偶則俳優。以爲合經。其阿世者。枉己從人。闒
然迎合。無所不至。以爲通權。是泥於經流於權
之弊也。天下之學道免於此四弊者。或寡。是猶
工匠而廢其規矩。道之不行。非其不幸也。然則

何以矯其弊。曰亦折衷於孔子而已。夫賢賢易色。能事君父。信於朋友。雖曰未學。孔門之徒。必謂之學矣。然則向之忽躬行者。雖曰既學。決非孔門之學矣。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孔子謂雖多。亦奚以爲。然則所謂廢實學者。亦非孔子之所與矣。麻冕禮也。而從純之儉。通權也。至於君臣大節。必從下拜之禮。守經也。鄉人儼朝服。立於阼階。魯人獵較。亦獵較。不拘古也。至若泰山之旅。顛臾之事。與陳恒之亂。其所以責家宰告君相者。侃侃正議。無有顧慮。不阿世也。然則所謂泥於經流於權者。亦皆非孔子之徒矣。苟能矯四弊。誦法孔氏。則奚患乎學問事業之不出於一。夫然後斯道之規矩。將無施而不可。若其用與不用。人也亦天也。學者不尤。不怨。可也。

敬神崇儒。無有偏黨。

臣彪謹案。敬神。上文所謂奉。神州之道者。崇儒。所謂資西土之教者。世之奉神道者。談說鴻

荒張皇幽眇。或有索隱行恠之弊。是偏於神也。其學儒教者。大異邦小。神州動有顛倒本末之失。是黨於儒也。皆學者所反戒。蓋其無有偏黨者。乃敬神崇儒之至。若夫不尊神皇。不信聖賢。孔子所謂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孟軻所謂生斯世也為斯世。以之為無偏黨。則慢神侮儒之最大者。是亦不可不戒也。抑既曰敬神。又曰崇儒。然則神之與儒。固無有尊卑。敬唐虞三代之君。必如事我神祇。而後為無偏黨乎。曰是徒泥於其文。而不本於其意也。神州自神州。西土自西土。彼指我為外。我亦斥彼為下。西土之教。尤嚴內外之分。我資而用之。亦不可不正。上下之別。單就西土之教而論之。猶且然。況尊國體。慎名分者。固皇朝所尤重耶。且夫所惡於浮屠者。非以其法一傳。遂尊西竺。奉其胡鬼乎。若崇儒教。遂仰其國。又推及歷代人物。以與我神聖并奉。則是又生一浮屠也。豈可乎哉。我公恒有言曰。讀西土之書者。互以下

其所以尊堯舜尊我

神皇以其所以事上

帝事我

天祖及建斯館孔廟之制議論紛

紜或謂宜設塑像或謂宜配十哲及諸儒公

斷然唯祀先聖而不及配享之議又不用後世

所奉之尊號嘗齋戒盛服親書牌子曰孔子神

位慎之至也所謂無有偏黨者意其在斯歟

集衆思宜群力以報國家無窮之恩則

臣彪謹案天下大物也必能任天下之賢者用

天下之能者智者竭其思勇者效其力上下一

體彼此無間而後可保鴻業於無窮矣書曰予

欲宣力四方汝爲諸葛亮曰參署者集衆思廣

忠益也夫以虞舜之聖不敢自用必藉良弼之

力以諸葛之才不敢獨斷必資多士之議而庸

材之人既不能任賢能又自用其區區之智力

欲以圖治安之業抑亦難矣非唯天下之事爲

然雖一國之治亦非一材一能所能辯也然則

凡其爲士者各守其職勤其業以事其長上其

爲大夫者忘家奉公獎順其美匡救其惡而人

君集其衆思群力以治其國。君臣上下以誠相與。則孟軻所謂沛然孰能禦之者。夫然後所以報國家無窮之恩者。始可謂無遺憾已。然臣竊謂集衆思宜群力。固人君之要務。而亦有大可慮者。一焉曰雷同之弊。曰朋黨之禍。小人之事君。小廉曲謹。若無過失。姑息摸稜。殆類中庸枉己從人。似無意必固我者。人君發言。大夫贊之。大夫建議。群僚成之。不啻贊之成之。務迎合其意。脅肩諂笑。無所不至。其君臣之間。殆似一體無間者。於是人君大喜。以爲吾能集衆思宜群力。及一旦變起不意。君命焉。大夫不奉也。大夫令焉。群僚不從。甚則開門揖賊。倒戈拒後。向之贊成迎合者。悉變爲仇讎。豈不悲哉。是謂雷同之弊。君子之事君。知之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盡。展布四體。無有依違。其狀頗似不敬者。平居無事。各陳意見。不敢面從。其跡似不甚和者。及其臨大義大節。如饑渴之於飲食。不期而同。揆刀鋸鼎鑊。不能奪其志。此小人奸吏之所尤。

忍欲乘其有過而擠之其人未盡有過欲讒而去之其人不可盡讒於是目以朋黨朋黨之說一行而闔國蕩然無復君子矣是謂朋黨之禍故舜之命夔曰朕聖庶頑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諸葛亮之戒後主曰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由是觀之讒說殄行則雖有良弼不得宣力於舜之時而亮之所謂廣忠益者亦不在集小人之衆思也在上之人豈可不深鑒哉。

豈徒祖宗之志弗墜
神皇在天之靈亦將降鑒焉。

臣彪謹案臣下之於君上一體也子孫之於祖先一氣也臣子既脩其德行道藝以事君父人君集其衆思群力以報祖宗則君臣上下所以推弘斯道者孰大焉祖宗之志於是弗墜神皇之靈豈有不感格之理哉然要其本唯在慎我躬行事我君父固不在犯分踰等騖於高遠也曩者我公始就國也親述一書諭國中

子弟名曰告志篇其言皆士大夫躬行之要其於忠孝大節蓋尤致思焉其略有言曰天下萬姓煦育之恩本於天祖二百餘年太平之化原於東照宮而士大夫各保其祿位者皆先君先祖之餘澤思其本酬其恩者為臣子立志第一義恭惟天祖實承天祖之嗣大將軍則繼東照宮之統寡人雖無似亦忝威公之胤士大夫皆襲祖先之後則無貴賤無大小各孝於其父母忠於其長上而報本酬恩之義並舉矣若慢其君父欲直盡忠於朝廷與霸府則犯分踰等之甚者適足以取僭亂之罪而已及公再就國乃建斯館以教養子弟又撰斯記以揭其大綱其所以闡明道義維持名教實可以為天下後世之訓豈特一國士民知方而已哉學者能讀斯記知斯道之淵源參以告志之篇從事於躬行實踐之業則庶幾乎不負公之盛意矣

建斯館以統其治教者誰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朝

臣某也。

臣彪謹案治之與教其致維一。亦猶忠孝文武之不可偏廢也。逸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易之爲書。繼乾坤以屯蒙。屯利建侯。君道起焉。蒙以養正。師道立焉。周官冢宰掌邦治。而司徒掌邦教。其他聖經賢傳之旨。未嘗不重治教焉。夫民之爲道。伏居無教。則近禽獸。故聖人之於民。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其服教也。三物實興之。賞從之。其不服教也。圜土苦使之

法。不第之刑。又從之。蓋其被刑辟者。必不可教之民耳。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所謂刑措不用者。果非誣美也。後世之於民。不謹其教。不申其義。及陷於罪。從而刑之。所謂罔民者。皆是。而亦何怪乎其免而無耻矣。其曰國學曰鄉校。亦唯委諸先生祭酒。時君宰執未必臨之。政府自政。府黌舍自黌舍。治教不一。學問政事岐而爲二。大道之不明。職是之由。我公有見於此。旣設至善堂。以爲燕息之所。又擢一時宿學。補小姓。

頭兼教授提舉以爲貴遊子弟及左右近臣之師而猶恐政教之或岐乃設執政及參政者之府於其傍凡學校之職自教授助教訓導以至一藝一技之師各得陳意見於有司若其正歲歲終及比校文武公親臨之群有司及諸隊之長亦悉從焉審其勤惰察其能否而黜陟之先是唯宗廟之祭爲國之大事至是學校之政又爲一大典初公之補小性頭有或議曰故事小性頭執謁於幕府名望頗重往往爲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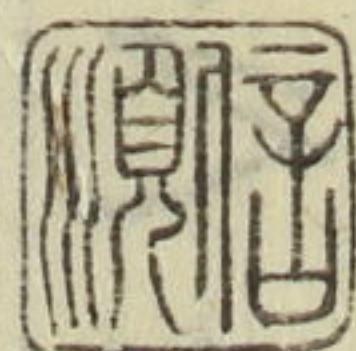
室初途非書生所可輒任請唯授其資格勿補其職公曰任其實以率其巨室子弟猶恐教之不行若徒授其名是旣分治教也不可又有議就執政中選一人以統學政者公曰豈有執政而不關文武者乎又不可此公建學之大端也抑臣竊有所感焉案大寶之令古者太學之寮其規模法制蓋備矣及其衰則人視爲坎墮之府凍餒之鄉是三善清行之所以慨嘆且夫方今學校之設無邦無之其始也亦孰不

欲一其治教。以陶冶人材。而其終也。委靡衰弊。非文具。然則鞠為茂草。然則使斯館永坎墮凍。餒之累。不負弘道之名者。實後嗣君及諸執事之所可深任。而亦唯在治教何如耳。嗚呼。可不戒哉。

弘道館記述義卷之下

先天下之患。後天下之樂者。非英俊不能矣。如先君真其才也。臣順不顧駑下之軀。繼先君之遺憾。在畱輦轂之下。七年於斯。今茲己巳。弘道館記述義梓行。

以授天下之同志。實先
君之誠意著明。可謂千載
不朽之盛典也。謹而頌明
德。眎浴其洪恩。云爾。蓋
明治二己巳二月不願
水戶吉成信順謹誌



明治二年己巳三月新鐫

水戶 吉成氏藏



